大學衍義 巳

格物致知之要
辨人材
審治體
察民情
誠意正心之要

崇敬畏一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二十三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晉武帝時尚書張華以文學才識名重一時論者皆謂華宜為三公中書監荀勗侍中馮紞以伐吳之謀深疾之會帝問華誰可託後事者華對以明德至親莫如齊王由是忤旨勗因而譖之以華都督幽州諸軍事華至鎮撫循夷夏譽望益振帝復欲徵之馮紞侍帝從容語及鍾會紞曰會之反頗由太祖帝變色曰卿是何言邪紞免冠謝曰臣聞善馭者必知六轡緩急之宜

故孔子以仲由兼人而退之冉求退弱而進之
漢高祖尊寵五王而夷滅光武抑損諸將而克
終非上有仁暴之殊下有愚智之異也蓋抑揚
與奪使之然耳鍾會才智有限而太祖誇奬無
極居以重勢委以大兵使會自謂筭無遺策功
在不賞遂構凶逆耳向令太祖録其小能節以
大禮抑之以威權納之以軌則則亂心無由生
矣帝曰然紞稽首曰陛下既然臣之言宜思堅
冰之漸勿使如會之徒復致傾覆帝曰當今豈
復有如會者邪紞因屏左右而言曰陛下謀畫

之臣著大功於天下據方鎮總戎馬者皆在陛下聖慮矣帝黙然由是止不徵華

臣按伐吳之役華實主之而馮紞荀勗則附賈充以沮其議者也平吳之後紞等不知自媿乃反加讒疾焉觀其言於武帝者援據古今從容近理人主聽之安得不為之動其實則誣善之巧辭蔽賢之邪說也詩人之所謂貝錦者殆此類邪人主於此尤不可以不察

齊王攸德望日隆荀勗馮紞楊珧皆惡之紞言於帝曰陛下詔諸侯之國宜從親者始親者莫

如齊王今獨留京師可乎勗曰百僚內外皆歸
心齊王陛下萬歲後太子不得立矣陛下試詔
齊王之國必舉朝以為不可則臣言驗矣帝以
為然詔以為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事征東大
將軍王渾上書以為攸至親盛德宜贊皇朝與
聞政事太子太保闕宜留攸居之於是扶風王
駿光祿大夫李憙中護軍羊琇侍中王濟甄德
皆切諫帝並不從帝命太常議寵錫齊王之物
博士庾旉等七人表稱王不宜出外事過博士
祭酒曹志志乃奏當如博士議帝覽之大怒免

志官專等皆付廷尉科罪攸辭數日歐血薨初
帝愛攸甚篤爲荀馮等所構欲爲身後之慮故
出之及薨帝哀慟不已馮紞侍側曰齊王名過
其實天下歸之今自薨殞社稷之福也陛下何
哀之過帝收淚而止

臣按武帝之於齊王攸蓋嘗受太后遺命俾
友愛之以介弟之親太母之命而搖於荀勗
馮紞之一言何也蓋其爲說曰百僚內外皆
歸心齊王陛下萬歲後太子不得立矣斯言
一入武帝友愛之心於是轉爲猜忌臣下雖

百喙其能解乎又其說曰陛下試詔齊王之
國必舉朝以為不可則臣言驗矣而詔命既
出舉朝果爭是乃益帝之疑而實二人之說
也讒邪之徒巧為鉗鍵以固主意豫設機穽
以待人言大抵如此原晉之亡由惠帝以昏
庸主器賈后以凶險作配故也而二人實主
之親賢莫如齊王攸忠勳莫如張華而二人
實傾之故史臣譏其援朱均以貳極煽褒閻
而偶震昜之力也斃攸安賈謂賈充也交昜雛張
心滔楚費無極也過踰晉伍二五也統之罪焉可

謂略盡二人之情實矣故併著之
晉惠帝愍懷太子遹（愍懷謚也）非賈后所生（母曰謝氏）后
母郭氏常勸后慈愛太子后不從更與賈午等
謀害之又侍中賈謐驕貴（午謐皆后戚也）太子性剛不
能假借之謐譖於后曰太子多蓄私財以結小
人者為賈氏也不如早圖之更立慈順者可以
自安后納其言乃宣揚太子之短布於遠近太
子長子病太子為禱祀求福后聞之乃詐稱帝
不豫召太子入宮既至后不見置于別室遣婢
陳舞以帝命賜太子酒三升使盡飲之太子辭

不能舞逼之強飲至盡遂大醉后使黄門侍郎潘岳作書草令小婢陳福以紙筆及草稱詔使書之（其詞皆凶逆今不錄）太子醉迷不覺遂依而寫之其字半不成后補成之以呈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以太子書示之曰遹書如此今賜死徧示諸王公莫有言者張華曰此國之大禍自古以来常因廢黜正嫡以致喪亂願陛下詳之裴頠以為宜先檢校傳書者又請比校太子手書不然恐有詐妄賈后乃出太子啓事十餘紙衆人既視亦無敢言非者議至日西不決后見華等

意堅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為庶人詔許之尋殺之

臣按賈謐之譖太子於后也后信之以其未有可廢之罪故為不臣之語強使醉而書之然其迹甚明其情易察孰有臣子將為逆於君親而敢露其手書乎藉使誠有此書不知何所從得太子自發之邪抑它人發之也惠帝昏庸既莫之辨大臣惟裴頠所請粗得其要而亦未能深辨其妄也遂使儲君被誣莫能自白卒冤以死豈不哀哉夫事之可驗莫

如手書而亦有不可盡據者此類是也
本朝慶曆中石介作聖德詩譽富弼而譏夏
竦竦怨之切骨則使婢習為介書既成則偽
作介與富弼書勸其廢立播之朝野二臣者
非遇
仁祖之聖其得免乎
英宗踐位有惡三司使蔡襄而譖之者曰
仁宗選
上為皇嗣襄嘗沮之也
上頗怒襄大臣歐陽脩為言

陛下嘗見襄書邪抑傳聞之也臣在
先朝有僞爲臣䟽請沙汰官者欲以激怒
左右
陛下果嘗見書猶當辨其真僞況傳聞乎
英宗於是釋然其後元符小人亦僞爲諫書
以陷鄒浩世降俗末情僞日滋何所不有公
私貿易所憑者契券而巧詐者能爲之況讒
人之工於讒者乎故因懸懷之事併著之以
見臣子遇讒雖有可驗如手書者猶難遽信
要必審而覈之不然將有不獲自明如懸懷

者

北齊尚書右僕射祖珽勢傾朝野咸陽王斛律光惡之見必遙罵珽聞而怨之女侍中陸令萱子穆提婆嘗求妝田於帝光又爭之不與由是祖穆皆怨之光性節儉不好聲色罕接賓客杜絕饋餉不貪權勢每朝廷會議常獨後言言輙合理行兵營舍未定終不入幕身不脫介冑常為士卒先結髮從軍未嘗敗北深為鄰敵所憚周勳州刺史韋孝寬密為謠言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光字明月）又曰高山不摧自崩（高齊姓也）槲

木不扶自舉令諜人傳之於鄴鄴中小兒歌之於路珽因續之曰盲老公背受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使其妻兄鄭道蓋奏之帝以問珽珽與陸令萱皆曰實聞有之珽因解之曰百升者斛也盲老公謂臣也與國同憂饒舌老母似謂女侍中陸氏也且斛律累世大將明月聲震關西威行突厥謠言甚可畏也遂召光入殺之血流於地剗之迹終不滅周主聞光死為之大赦後六年周滅齊

臣按周之與齊實為敵國周有韋孝寬齊有

斛律光皆名將也然是時周主方明（武帝也）賢能效職齊君昏暴（高緯）政出多門陸令萱以保毋用事於内祖珽以憸邪弄權於外而穆提婆者令萱之子也表裏交煽肆爲姦利斛律光以忠勞自奮實深嫉之於是珽與提婆皆切齒之矣韋孝寬之謠所以傾光也傾光所以傾齊也敵國相傾末世常態而珽等又從而傾之是自傾其國也光死而周爲之大赦蓋曰莫予毒也已讒邪之臣殺忠良以資敵國而庸君昏主一不之察可勝歎哉光之死

財六年而周滅齊非周能滅之高緯君臣實自滅也臣前嘗論讒臣之譖敵國之間用智略同不可不察此二事而二者俱故錄之以為千載之戒

唐太宗即位以魏徵為諫議大夫徵自以不世遇展盡底蘊無所隱凡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者由是拜尚書右丞兼諫議左右有毀徵阿黨親戚者帝使溫彥博按訊非是彥博曰徵為人臣不能著形迹遠嫌疑而被飛謗是宜責也帝謂彥博行讓徵謂令彥博往責徵也徵見帝謝曰君

臣同心是謂一體豈宜置至公事形迹若上下共由茲路邦之興喪未可知也

臣按魏徵盡忠無隱非姦邪小人之所便也故設為飛謗以間深之使太宗蓄之胸中不為辨白則疑情一萌姦言益乘之而入矣然使之按驗者或非其人如權萬紀輩得任其事必將組織以成其罪惟帝之明不以按驗屬之小人而屬之彥博彥博固非王魏之倫然亦當時之良臣也故能直徵之枉使帝不以浮言罪賢者其益大矣然徵之枉雖直而

左右之為讒者不閒顯正其罪是亦未為盡善也即此一事而言太宗之得有二其失有一人主可不鑒之哉

魏徵寢疾上與太子同至其第指衡山公主欲以妻其子叔玉徵薨上自製碑文并為書石徵嘗薦杜正倫及侯君集有宰相材及正倫以罪黜君集謀反誅上始疑徵阿黨又有言徵自錄前後諫辭以示起居郎褚遂良上愈不悅乃罷叔玉尚主而踣所撰碑

臣按太宗之於魏徵可謂極君臣之契矣及

其薨也所薦之人適抵罪誅帝遂以阿黨疑之疑情一生讒者遂乘之而入謂其録諫槀以示史官有賣己直彰君過之意雖帝之明不能不爲之惑於是停婚仆碑而眷寵衰矣原讒言之所以得入者由帝心先疑故也使帝聞讒者之言召遂良而質之使誠有邪遂良固不敢隱若其無邪遂良亦豈肯厚誣言者之虛實於是乎不可揜矣帝乃蓄疑於中泯嘿不問視昔者命温彥博按驗之時何其甚異也使無它日征遼之悔其尚得爲明主

乎帝末年征遼不能成功甚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此行也命馳驛祀徵以少牢復立所製碑勞賜其妻子

唐玄宗開元中宰臣宋璟疾負罪而妄訴不已者付御史臺推治之會天旱有魃優人作魃戲於上前問魃何為出對曰奉相公處分又問何故魃曰負冤者二百餘人相公悉以繫獄故魃不得不出上心以為然未幾罷璟相

臣按讒人之害君子亦多端矣璟開元賢相也持紀綱抑僥倖盖近習小人之所不便故因天旱而使優伶輩作魃戲以傾之械諧笑

諕似出無心而玄宗信之遽罷璟相然則其使之者誰與曰是不可知也以其時考之楊思勉以内侍貴幸而璟不與交言姜皎以舊勲寵昵而璟斥其大盛王仁皎后父也築墳過制而璟爭之王仁琛藩邸故吏也除官過制而璟又爭之是數人者皆不便於璟者也優伶之戲必此輩實爲之帝雖始初清明已溺意教坊之樂（開元二年置教坊以教俗樂）倡優雜伎得在左右至是遂能以術傾賢相夫近習小人工於覘上之意其薦人也未嘗直薦游揚之

而已矣其毀人也未嘗直毀陰中之而已矣魏洪簡將引元稹而誦其詩於宮中唐穆宗時洪簡內臣之得幸者稹以此取相位是不薦之薦也若優人之魃戲是又不毀之毀也機穽之深計數之巧孰此為甚然此不獨近侔為然我朝宣和中王黼蔡攸以大臣入侍禁中每因謔浪中人無不售者姦讒之伎千古一律人主其可以無心聽之哉

德宗使人諭陸贄贄時為相苗粲父晉卿往年攝政有不臣之言晉卿肅代時宰相肅宗末攝冢宰粲其子也諸子皆與

古帝王同名今不欲明行斥逐兄弟宜各降外官贄奏曰凡是譖愬之輩多非信實之言利於中傷懼於公辯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妨須為隱忍或云惡跡未露宜假他事為名或云但棄其人何必明言責辱詞皆近理意實矯誣傷善售姦莫斯為甚

臣按贄可謂得讒人之情矣盖其為言大抵非實若人主顯行辨白則是非曲直有不可揜者故但陰肆中傷使人主自加譴怒則為讒者無罪而被讒者不得免自古忠良喑嗚

受禍者此其由也晉卿在肅代朝它無可紀
然亦循謹恭順見稱于時雖因山陵暫攝冢
宰軍國威權初非己出安敢輕出不臣之言
諸子命名與帝王同殆亦偶然非必有意趙
堯李舜未聞為逆於當時王莽曹操不假龔
名於前代而譏者以此誣之可謂寃矣使無
陸贄之辯庸得免乎然粲等雖幸獲全而德
宗之疑終不盡釋此其所以為闇主也我
朝
仁皇時宋郊以名儒進用有譏之者曰姓符

國號名應天郊郊不自安易名曰庠然
仁皇未嘗疑之而不命之相也此其所以為
聖君與後之欲聖讒說者其必以
仁皇為法

唐敬宗初（敬宗穆宗子也）裴度自興元入朝李逢吉之黨百計毀之先是民間謡云緋衣小兒坦其腹（非衣裴字也俗以腹為肚）天上有口被驅逐（俗以口天為吴字）又長安城中有橫亘六崗如乾象度宅偶居第五崗諫官張權輿上言度名應圖讖宅占崗原不召而來其旨可見上雖年少悉察其誣謗待度益

厚未幾以度爲司空平章事

臣按緋衣之謠必時人羡其平吳元濟之功以俚語歌之亦猶薛仁貴之定天山而有三箭之謠也逢吉等乃用以爲謗蓋度自憲宗時已與逢吉相爲水火憲宗始初清明鋭意討叛則相度而黜逢吉及蔡功既成志漸驕怠則相逢吉而黜度正邪之不並立也久矣既歷三朝度之勳德愈茂而羣邪媢疾甚於仇讎故因其入朝中以飛謗而張權輿者又從而詆之逢吉權輿姦險相濟所謂八關十

六子也而因謠言以傾大臣即祖珽之中斛
律光者也高緯不察殺光而齊以亡敬宗察
之相度而唐以未亂吁来者其尚監茲
以上論憸邪罔上之情二讒臣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二十三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二十四

格物致知之要二辨人材

齊桓公末管仲病公問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曰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何如對曰自宮以適君宮腐刑也非人情難親管仲死公用三子三子專權公卒易牙入與豎刁因內寵殺羣吏諸大夫也而立公子無詭宋伐齊齊人殺無詭立孝公孝公卒公弟潘因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潘

臣按姦邪小人欲求寵於君必先有以順適其心使悅而親之然後可肆其惡易牙殺子以適君而桓公悅之蓋曰是不私其子必能忠於我也開方背親以適君而桓公悅之蓋曰是不私其親必能忠於我也豎刁自宮以適君而桓公悅之蓋曰是不愛其身必能忠於我也而不知人之情能愛其所愛而後能推之以及其所不愛所厚者薄而無所不薄有子而殺之有親而背之有身而自殘之是於所愛者不之愛焉能愛其君於所厚者薄

爲能厚其君其爲此也特以順適君心而求
濟所大欲爾豈其情也哉昔人有因放麑而
知其可以託國者夫於一麑且不忍其仁可
知是以可託之國也桓公不察三子之情迺
欲以爲相管仲言之而不聽遂援以柄卒之
殺諸大夫而立公所不欲立之子者易牙豎
刁也殺孝公之子而立其不當立之弟者開
方也齊國大亂垂三十年前日之適君者乃
所以爲賊君之地與
趙孝成王時客有見王曰世有所謂桑雍者雍與

孽同桑中有蠱見則外碨磈如人之生孽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也

曰客言所謂桑雍者便辟音僻左右之人及優愛孺子也優謂倡優愛謂王之所愛孺子宦侍之屬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之於內則大臣為枉法於外矣枉猶屈也故日月暉於外其賊在於內俗謂蟾蜍食月謹備其所憎而禍在於所愛

臣按是時建信君以色寵於王客所謂便辟左右之人與優愛孺子者蓋指建信而言也桑中有蠱則碨磈之形見於外猶人受病於中而孽發於外也便辟佞幸之徒密近左右

營惑君心君心蠱於內則言行之疵政事之失彰灼外著而不可揜矣夫君德清明則私謁不得入惟夫沈湎於酒心志昏荒則小人乘之以求所欲旣得之於內則大臣屈法以從之於外矣盖大臣之不忠不正者類與近習相表裏故也日月之明而蟾蜍食之喻人君之明而近幸小人能賊之皆禍伏於中而不知也常人之情於所憎惡則謹爲之防於其所愛則忽焉而莫之備不知禍亂之萌往往自所忽始齊桓能服勁楚卒之亂齊者三

孺而非楚也秦皇能陷彊胡卒之滅秦者中
車府令高而非胡也蟾蜍食月古有是言而
月之食初不由此言者特借此以覺悟王心
使知近習託身於王而能禍王若蟾蜍託身
於月而能食月也其為言也懇至其引喻也
深切為人君者觀此可以悚然矣

漢哀帝時郎董賢為人美麗自喜帝召與語拜
為黄門郎繇是始幸出則參乗入御左右旬月
間賞賜累鉅萬貴震朝廷賢性柔和便辟善為
媚以自固每賜洗沐不肯出常留中視醫藥詔

將作為起大第木土之功窮極技巧下至僮僕亦受上賜及武庫禁兵上方珍寶其選物上第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廼其副也又封賢為高安侯後又以為大司馬衛將軍時年二十二雖為三公常給事中領尚書百官因賢奏事哀帝崩太后冊免賢即日自殺家屬徙合浦縣官斥賣董氏財凡四十三萬

臣按漢世佞倖之臣雖衆然其窮寵極貴未有如董賢者其所以得此於帝者柔和便辟善為媚以自固而已是時山崩地動日食三

朝丞相王嘉以為寵賢之應白虹奸日連陰
不雨司隷鮑宣亦以為寵賢之應夫人君親
一嬖幸之臣而天為之示戒如此可不懼哉
嘉之言曰宜深覽前世以節賢寵全安其命
宣亦曰誠欲哀賢宜為謝過天地解讎海内
免遣就國如此父子可以終其性命二臣之
言惓惓懇懇非獨效忠人主亦欲保全幸臣
而帝溺於寵愛之私排忠言而不聽方且擢
賢以至三公棟橈鼎覆曾莫之䘏原帝之意
豈非謂其柔和巧媚非能為惡而不知陰忍

之資操權擅事未有不爲害者漢業既由此
大壞而賢亦不免於誅盖親便嬖而遠仁賢
其禍必至此也人主其亦懋戒之哉
漢靈帝時將作畢圭靈昆苑司徒楊賜諫宜思
夏禹卑宮之意以慰下民之勞帝欲止以問侍
中任芝樂松對曰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爲小齊
宣五里人以爲大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
帝悅遂爲之
臣按楊賜直臣也引夏禹以諍其君則靈帝
未之信任芝樂松佞臣也引文王以諛其君

則信之蓋昔言難入而甘言易售故也夫文
王之囿百里初不經見而於傳則有之孟子
方欲導齊王以與民同樂故其為說曰芻蕘
者往焉雉兎者往焉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至
其舉文王之事以告時君則曰鰥寡孤獨謂
之窮民發政施仁必先四者也曰耕者九一
仕者世禄澤梁無禁罪人不孥也文王之愛
民如此故囿雖大而民以為小使靈帝所問
者忠賢必將曰文王之仁政陛下能盡行之
未邪如其未也願姑以愛民為急而緩其所

以自奉者若是則有益於帝矣而芝松二臣
乃妄引古義以悅其君所謂逢君之惡者也
以帝之昏而濟之以二臣之佞其卒致禍敗
也宜哉
北齊侍中和士開有寵於齊主湛姦諂百端寵
愛日隆每侍左右言辭容止極諸鄙褻以夜繼
晝無復君臣之禮前後賞賜不可勝記嘗謂帝
曰自古帝王盡為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
下宜及少壯極意為樂一日取快可敵千年國
事盡付大臣何慮不辦無為自勤約也帝大悅

以官爵財用等分委大臣三四日一視朝須臾
復入唯翫聲色朝政日紊

臣按和士開之倖齊主卽趙高李斯蠱二世之術也斯高以此亡秦而士開亦以此亡齊古人以燕安爲鴆毒飮鴆毒者必死而溺燕安者必亡可不戒哉

唐太宗嘗玩禁中樹曰此嘉木也右衛大將軍宇文士及從旁羡歎不已帝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不識佞人爲誰乃今信然士及謝曰南衙羣臣面折廷爭陛下不得一舉手今臣幸

在左右不少有將順雖貴為天子亦何聊帝意
解　史臣曰太宗知士及之佞為游言自解亦
不能斥彼中材之主求不惑於佞難哉
臣按范祖禹曰大禹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
壬孔子曰佞人殆佞人者止於諛悅順從而
已近之必至於殆何也彼佞人者不知義之
所在而惟利之從故也利在君父則從君父
利在權臣則附權臣利在敵國則交敵國利
在戎狄則親戎狄利之所在則從之利之所
去則違之於君父何有哉忠臣則不然從義

而不從君從道而不從父使君不陷於非義
父不入於非道故雖有不從其命將以處君
父於安也君有不義不從也而況於權臣乎
父有不義不從也而況於宦人乎古之佞者
其始莫不巧言令色未必有悖逆之心及其
患失則無所不至終於弑君亡國者皆始之
諛悅順從者也臣謂佞臣之害祖禹盡之抑
士及之言有深為人君之鴆毒者夫盛明之
世忠讜盈朝言動少差箴儆隨至貴為天子
宜若無聊矣而每措身於至安至榮之地昏

亂之世謟諛塞耳窮侈縱欲下無敢言貴為天子宜若適意矣而每措身於至危至難之中然則人主將何擇焉如士及者亡隋之餘孽何足多責所可惜者太宗知其佞而不知去之爾

以上論險邪罔上之情三佞幸之臣

漢武帝時雒陽賈人子桑弘羊以心計年十三侍中後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商官各自市相與爭利物故騰踊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

大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令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即買之如此富商無所牟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許之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是歲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

臣按弘羊均輸之法不過陰奪商賈之利以歸公上爲天子斂怨於民而已非能上下兼足也卜式之言可謂當其罪矣而武帝弗之省也本朝熈寧間宰相王安石又祖弘羊故智立市易法亦言善理財者不加賦而上用足而司馬光闢之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有甚於加賦此乃桑羊欺漢武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武帝不明耳嗚

呼司馬光之言古今之至言也後世之臣有以言利媒人主者其尚以是察之

唐玄宗開元中户部侍郎宇文融性精敏應對辯給以治財賦得幸於上始廣置諸使競為聚斂由是百官寖失其職而上心益侈百姓皆愁苦之及融既敗而楊慎矜得幸於是韋堅王鉷之徒競以利進百司有事權者稍稍別置使以領之

天寶初韋堅為吏以幹敏稱上使之督江淮租運堅引滻水抵苑東望春樓下為潭以聚江淮

運船役夫匠通漕渠發人丘壟自江淮至京城
民間蕭然愁怨二年而成上幸望春樓觀新潭
堅以新船數百艘遍榜郡名陳郡中珍貨於船
背陝尉崔成甫著錦半臂鈌胯綠衫而裼之紅
袙首居前船唱得寶歌使美婦百人盛飾而和
之連檣數里堅跪進諸郡輕貨仍上百牙盤食
上置宴竟日而罷觀者山積加堅左散騎常侍
其僚屬吏卒褒賞有差名其潭曰廣運
戶部郎中王鉷為戶口色役使上在位久用度
日侈後宮賞賜無節不欲數於左右藏取之鉷

探知上指歲貢額外錢帛百億萬貯於內庫以
供宮中宴賜曰此皆不出於租庸調無預經費
上以鉷為能富國益厚遇之鉷務割剝以求媚
中外嗟怨
度支郎中楊釗善窺上意所愛惡而迎之以聚
斂驟遷歲中領十五餘使遷給事中兼御史中
丞專判度支恩幸日隆八載春三月引百官觀
左藏賜帛有差是時州縣殷富倉庫粟帛動以
千計楊釗奏請所在出滯積變輕貨及徵丁租
地稅皆變布帛輸京師屢奏帑藏充牣古今罕

儔故上率羣臣觀之賜釗金紫上以國用豐衍故視金帛如糞土賞賜貴寵之家無有限極釗後更名國忠事見前

臣按開元聚斂之臣始之以宇文融繼之以韋堅又繼之以王鉷又終之以楊釗是四人者皆以掊剋取媚於上而結怨於下所謂國之鬼蜮而民之蟊賊也明皇以其奉己之欲悅而寵之不知其失民心而蠹國脉也夫千艘雲集萬貨山積可謂一時之盛觀矣而竭人屋廬發人丘墓悲嗟慘慼之狀帝不得而

見也呼號慟哭之聲帝不得而聞也且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天下之田有常數則租亦有常數天下之人有常數則庸亦有定數戶調亦然安得常賦之外又有百億萬之入以供上之橫費乎姦臣敢於欺罔而帝不之察徒見府庫充羨而侈欲日滋一賜後宮賜外戚者無復限極不思一錢寸縷皆百姓之脂膏血肉也何忍以糞土視之乎異時邊將騁兵府庫之藏悉為賊有而王鉷楊釗之徒亦皆身被極形家無噍類然後知

貨悖而入者必悖而出聚斂之臣其罪甚於
盜臣也吁可戒哉

唐德宗貞元八年以司農少卿裴延齡判度支明年奏檢責諸州欠負錢八百餘萬緡呈樣物三十餘萬緡請別置庫以掌之欠負皆貧人無可償呈樣染練皆左藏正物延齡徙置別庫虛張名數以惑上上信之以為能富國而寵之於實無所增虛費吏人簿書而已又明年奏左藏庫物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得銀十三萬兩其匹段雜貨百萬有餘此

皆已棄之物即是羨餘悉應移入雜庫以供別敕支用太府少卿韋少華不伏抗奏稱此皆每月申奏見在之物請加推驗上不許延齡每奏對恣為詭譎皆衆所不敢言亦未嘗聞者延齡處之不疑上亦頗知其誕妄徒以其好詆毀人冀聞外事故親厚之宰臣陸贄上書極陳其姦詐其略曰延齡以聚斂為長策以詭妄為嘉謀以掊克斂怨為匪躬以靖譖服讒為盡節迹其姦蠹日長月滋陛下姑欲保持曾無詰問延齡謂能蔽惑不復懼思移東就西便為課績取此

適彼遂彌羨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又曰昔趙高指鹿為馬臣謂鹿之與馬物類猶同豈若延齡掩有為無指無為有書奏上不悅待延齡益厚未幾罷陸贄相又貶為忠州別駕其後延齡卒中外相賀上獨悼惜之

臣按德宗始用盧杞趙贊之徒創間架陌錢之法以此致亂幾於亡國幸而克復又惑於延齡之姦信而用之迹其欺罔之言初不難察以不可索之錢為可索以見在之錢為羨餘使帝命近臣之公清者審而覈之則欺罔

立敗矣左藏雖富安得有十三萬兩之銀百
萬餘之雜貨委棄于糞土中至是始出乎使
帝亦命近臣之公清者審而覈之則欺罔又
敗矣況是時以職守相關而證其妄者有人
以宰相而劾其姦者有人帝皆不之省也盖
姦人之術有以蠱蕩其心而塗其耳目如此
亦可哀矣以延齡之姦而帝寵之至其死也
猶復悼惜以陸贄之忠而帝斥之至于殁身
不復收召范祖禹謂德宗之性與小人合與
君子殊豈不然哉

以上論憸邪罔上之情四 聚斂之臣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二十四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二十五

格物致知之要三審治體

舜典象以典刑象如周禮治象之象典常也刑即墨劓剕宮大辟五刑也流宥五刑宥寬也鞭作官刑以鞭爲治官事之刑扑作教刑扑榎楚也不勤道業則扑之金作贖刑金黃金誤而入刑出金以贖罪眚災肆赦怙終賊刑眚過也災害也肆緩過而有害當緩赦之怙姦自終當刑殺之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欽敬也恤憂也流共工于幽州北裔放驩兜于崇山南裔竄三苗于三危西裔殛鯀于羽山東裔四罪而天下咸服

臣按此帝舜攝位時事也象以典刑謂揭常

刑之法以示人如天之垂象使易避而難犯也五刑刑之重者也罪雖重而情可矜則宥之以流放竄殛皆流也鞭扑刑之輕者也過本輕而情又可原則許之以贖贖去赦無幾矣不即赦而猶贖者過雖輕猶欲其知悔也遽赦之則悔無從生矣過誤致災愚民之不幸者也故赦之此所謂聖人之仁負恃罔悛姦民之無良者也故刑之此所謂聖人之義春生秋殺一出無心而欽哉欽哉未嘗不惟刑之恤也曰欽曰恤之二言百聖相傳此其心法而

用刑特一事爾四凶之罪不加以五者之正
刑而止從流宥既仁之至迸諸四夷不與同
中國又義之盡所罪者四人而天下無不服
者非舜刑之天下實刑之也流放竄殛舊說
以為誅殺非也儻果誅之則於市於朝而不
於四裔矣大率曰流曰放若今之安置居住
曰竄曰殛若今之羈管編隷故我
太祖皇帝因讀書至此有曰四凶之罪止從
流竄而歎後世刑網之密嗚呼此真所謂異
世同心者歟

帝曰棄臣名黎民阻飢阻厄也汝后稷農官名播時百穀播布也帝曰契臣名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五品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倫也遜順也汝作司徒掌教官名敬敷五教在寬敬者敬其事也五教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寬謂從容不迫也

帝曰臯陶蠻夷猾夏猾亂也夏華夏寇賊姦宄劫人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汝作士士理官五刑有服服謂服其罪五服三就孔安國謂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此其槩耳若宮辟則下蠶室餘刑亦有就屛處者不皆朝市也五流有宅宅居也五宅三居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惟明克允克能也允信也用刑之道必致其明察然後能使人信服

臣按舜之命官也先播穀次敷教而後及於刑盖有以養其民之身又有以善其民之心不獲已乃置刑焉而刑之所施又必察其情當其罪是亦前章惟刑之恤之意也欽恤者聖人用刑之心明允者聖人用刑之法

帝曰臯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干犯也）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弼輔也）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協合也）時乃功懋哉臯陶曰帝德罔愆（罔無也愆過也）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臣按帝舜以民協于中為皋陶之功皋陶以民之不犯為帝舜之德君臣之間豈虛相稱美哉舜之制刑也特以輔教化之所不及而其用刑也本期至於無刑皋陶為士師之官能體舜此心明其刑以示人使為臣庶者無復干上之政而民亦遷善遠罪以協于中刑之設至是真無所用矣此舜所以美之也皋

陶則謂此皆帝之德而非臣之功盖其臨下則簡而不煩御衆則寬而不迫父罪不及其子惡惡之短也賞其身又延于世善善之長也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忌故犯雖小必刑即前所謂眚災肆赦怙終賊刑也罪之疑則從輕功之疑則從重忠厚之至也有罪而殺國之常典然有可以殺可以無殺者與其殺之而濫及無辜寧姑宥之而有虧常典聖人之心惟恐殺一不辜以傷吾天地之仁此所謂好生之德也惟帝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故

其民亦自愛其生無復犯有司之法者詳味洽之一辭則其沉涵漸漬入人之深豈一朝一夕之力哉舜之德雖覆載無以加而皐陶但以罔愆言之蓋必如是僅可謂之無過爾然則德未至於舜者其可自滿乎皐陶既誦帝之德帝復稱皐陶之美蓋其褒贊之中未嘗無勉勵之意此所以為舜之君臣也

子曰道之以政（道即導也）齊之以刑（齊一也）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格至也）

臣按政刑所以禁民之身故雖免於罪而無

所媿恥德禮所以善民之心故有媿恥而且
至於善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
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
欲猶好也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臣按民性本善爲政者以善迪之未有不趨
於善者何以殺爲君子小人以位而言君子
之德如風之動物小人之德如草之從風未
有風行而草不偃者未有上好善而民不善
者

漢文帝時賈誼上疏曰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為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絶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為人主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

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敺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敺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他故矣湯武之定取舍

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

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

臣按商之刑制不見於經獨觀伊尹之稱湯曰代虐以寛民其允懷則漢史所謂用刑罰以督姦慘肌膚以懲惡者必非商家之政也學者惟當信經而已若周之刑制則具見於周官大司徒以八刑糾民在三物教民之後而其所糾者不孝不睦不姻不弟不任不恤造言亂民而已是其刑祗以爲教也大司寇掌邦之三典曰刑新國用輕典曰刑平國用中典惟亂國乃用重典爲平者其常而重者

其不獲已也小司寇以八辟麗邦灋親有議故有議賢能功勤若貴若賓莫不有議未嘗例施之灋也司刺掌三宥三赦之法不識者宥過失者宥遺忘者亦宥幼弱者赦老耄者赦惷愚者亦赦未嘗緊加之罪也其仁愛忠厚之至上配有虞成康之世刑措不用幾四十載此所謂置天下於仁義者也秦自孝公用商鞅行新法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有刑臨渭論囚水為之赤始皇既并滅六國自以水德之治剛毅戾深事皆决於法刻

削毋仁恩和義於是急法久不赦又用李斯
之言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專任
獄吏得親幸用事凡誦法孔子者皆重法繩
之至二世用趙高謀行誅大臣及諸宗室以
罪過連逮近官宿衛無得免者而六公子戮
死於杜又用李斯謀行督責之術凡殺人多
者為良吏此所謂置天下於刑法者也而周
之享國八百餘年秦之亡也纔及二世誼之
所謂明效大驗者豈虛言哉漢文本是寬仁
之君而又施行賈誼之策專務以德化民斷

獄四百幾致刑措其後王氏移國而天下謳
吟思漢光武因之克復舊物歷年之久亞於
商周後世未有能及者誼之言又益信矣後
世人主可不監歟

武帝建元初董仲舒對策曰臣謹按春秋之文
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
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
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
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
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

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於

四海故難成也

臣按仲舒以春秋之學推明王者任德不任刑之意可謂善矣然陽以生萬物陰以成萬物其功一也陰雖伏於大冬乃所以為造化之本蓋非貞無以為元不闔無以為闢伏藏於冬而後能發育於春然則以陰居冬為積於空虛不用之地殆未然也然方武帝即位之初英武明斷仲舒逆慮其有任刑之失故舉天道明王道以啓其好生惡殺之心則仲舒之言真武帝之箴砭也其後張湯趙禹之

徒進而見知故縱之法行卒以任刑流毒海
內仲舒其知言哉
宣帝時路溫舒上書曰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
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
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
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
鬱於胷臆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
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
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然太平未洽者獄
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

斷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
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敺以刻為名深者獲公
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
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
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太
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
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
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
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
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

明也故俗語云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上深愍焉迺下詔曰間者吏用法巧文寖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興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廷史與郡鞫獄任輕祿薄其為置廷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於是選于定國為廷尉求明察寬恕黃霸等為廷平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宣室殿名在前殿側齋則居之

獄刑號為平矣

臣按溫舒之論雖專為獄吏發其實則譏當時之君故始言秦之時貴治獄之吏非自貴由上貴之也次言上下相歐以刻為明則下之為此者上實驅之也又次言自安之道在於人死則可見當時之吏能殺人者上之所欲故安否則違上之所欲故危蓋孝宣雖賢明之君而實好刑名之學故其意指所形至於如此上之所好其可不謹邪搒楚之下何求不得至刻木為吏期於不對此十餘言者

其於胥吏慘刻之情獄犴冤枉之狀可謂盡之矣畫地為獄猶不可入況真獄乎刻木為吏猶不可對況真吏乎温舒之言至深悲痛於是宣帝為之感悟置官以平之躬親以決之亦可謂善聽忠言者然其為治終以霸王之道雜故刑餘周名法律詩書卒不免為世所譏而史臣書之曰獄刑號為平矣號之一辭名然而實否之謂也人主所好可不謹諸

隋文帝以盜賊繁多命盜一錢以上皆棄市或三人共盜一瓜事發即死於是行旅皆晏起早

宿天下懔懔有數人刼執事而謂之曰吾豈求
財者邪但為枉人來耳而為我奏至尊自古以
來體國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也而不為我以
聞吾再來而屬無類矣帝聞之為停此法

臣按隋文制刑以戢盜非不嚴也而盜卒不
能戢法終不可行至唐太宗輕徭薄賦開斯
民衣食之門數年之間外戶不閉道不拾遺
其失其得可以鑑矣

帝嘗乘怒以六月杖殺人大理少卿趙綽固爭
曰季夏之月天地成長庶類不可以此時誅殺

帝曰六月雖云生長此時必有雷霆我則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殺之

臣按隋文謂六月必有雷霆不知雷霆雖威初非為殺物設也易稱鼓萬物者莫疾於雷其與日之烜雨之潤風之散同於生物而已世人惡戾之氣適與之會而震死者有之非雷霆求以擊之也隋文徒欲以辯口折人而文其暴怒之私不知昧於天道亦已甚矣及唐貞觀改定律令自春及秋禁行死刑然後得古者刑以秋冬之意惟其有仁暴之異所

以為治亂之分歟

唐太宗嘗覽明堂針灸圖見人之五藏皆近背針灸失所則其害致死歎曰夫箠者五刑之輕死者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輕之刑而或致死遂詔罪人無得鞭背

臣按隋煬之用刑或先截其舌太宗之用刑至不忍箠其背此煬之惡所以浮於桀紂而太宗除亂之功所以庶幾於湯武與

河內人李好德坐妖言下獄大理丞張蘊古以為好德病狂瞀法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

劾蘊古奏不以實太宗怒遽斬蘊古既而大悔
因詔死刑雖令即決皆三覆奏久之謂羣臣曰
死者不可更生決囚雖三覆奏而頃刻之間何
暇思慮自今宜二日五覆奏決日尚食勿進酒
肉教坊太常輟教習諸州死罪三覆奏其日亦
蔬食務合禮撤樂減膳之意太宗以英武定天
下然其天姿仁恕初即位有勸以威刑肅天下
者魏徵以為不可因為上言王政本於仁恩所
以愛民厚俗之意太宗欣然納之遂以寬仁治
天下而於刑法尤慎四年天下斷死罪二十九

人六年親録囚徒閲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縱之還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詣朝堂無後者太宗嘉其誠信悉原之

臣按唐繼隋者也隋文任法之峻如彼而太宗用刑之寛如此隋甫再傳而失天下唐之享國幾三百年天於仁暴之報亦甚明矣賈誼以周秦並言臣今亦以隋唐併論庶足為方來之鑑乎

憲宗英果明斷自即位數誅方鎮欲治僭叛一法度然於用刑喜寛仁是時李吉甫李絳為相

吉甫言治天下必任賞罰陛下頻降赦令蠲逋
負賑飢民恩德至矣然典刑未舉中外有懈怠
心絳曰今天下雖未大治亦未甚亂乃古平國
用輕典之時自古欲治之君必先德化暴亂之
世專任刑法吉甫之言過矣憲宗以為然司空
于頔亦諷帝用刑以收威柄帝謂宰相曰頔懷
姦謀欲朕失人心也

臣按憲宗能從李絳之言亦由太宗能納魏
徵之說也是以元和之治庶幾貞觀姦邪小
人用意刻薄每每以嚴刑峻法導人主斯高

之於二世是也憲宗察于頔之姦其欲使以
失人心其可謂明也矣
以上論德刑先後之分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二十五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二十六

格物致知之要三 審治體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

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臣按孟子初見惠王惠王首以利國為問蓋自春秋至于戰國先王之道不明人心陷溺惟知有利而已孟子將以攻其邪心故直告之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仁者本心之全德義者當然之正理為國者當躬行仁義於上而不可以利為心若王欲自利其國則大夫亦欲利其家士庶人亦欲利其身上下爭相求利國安得不危蓋以仁義為本是導民於理也以利為尚是導民於欲也理

明則尊卑上下之分定不然則凡有血氣者皆思自足其欲非盡攘上之所有不已也於是簒弑之事興其害有不勝計者吁可畏哉夫仁不遺親義不後君非強之使然也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義者宜也宜莫先於尊君舉世之人皆由仁義則無不愛其親尊其君三代盛時所以長治久安而無後患也為國者舍是其將焉求故重言之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大學末章論天下之平曰國以義為利而不以利為利推言求利之

弊至於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末如之何前聖後賢所以回利欲之瀾而杜爭奪之隙者如出一口為國者其審圖之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

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臣按戰國交兵之禍烈矣宋牼一言而罷之

豈非生民之福而仁人之所甚願者哉顧利端一開君臣父子兄弟將惟利是趨春秋弒君三十六大抵皆見利而動其禍又有甚於交兵者是以聖賢不得不嚴其防也

荀子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克勝也）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義勝利者為治世利克義者為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

喪士不通財貨有國之君不息牛羊錯質之臣不息雞豚冢卿不修幣冢長也大夫不爲場園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恥積藏

臣按荀卿之論義矣然謂義之與利人所兩有則是未知人之本性也性之所有惟義而已自其物我角立然後利心生焉又謂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桀紂不能去民之欲義夫桀紂不能去民之義心者以其秉彝之善雖暴君不能奪也若曰堯舜不能去民之利心

則所謂黎民於變者果何事耶聖人之化所以與天地同流者正以使民遷善遠罪而不知也若民有利心而不能去則非所謂遷善而不知矣夫利者人心之蟊賊不可有也聖賢之教學者必使盡去此心而後可與為善其化民也必使盡革此心而後可與為治曾謂堯舜之民而猶有利心邪卿以人性為惡故其論若此　臣不得以不辯

漢昭帝始元中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防淫泆之

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鹽鐵酒榷均輸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衆願悉罷之御史大夫桑弘羊難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罷之不便文學曰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蓄仁義以豐之廣德行以懷之是以近者親附而遠者悅服仁政無敵於天下惡用費哉又曰國有沃野之

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
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民用而淫巧衆
也高帝禁商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也排
困市井防閑利門而民猶為非況上之為利乎
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是
開利孔為民罪梯也又曰民人藏於家諸侯藏
於國天子藏於海內又曰文帝之時無鹽鐵之
利而民富今有之而百姓困且利非從天來不
由地出一取之民李梅多實者來年為之衰新
穀熟者舊穀為之虧自天地不能以兩盈而況

於人事乎故利於此必耗於彼商君峭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業曰以危又曰古者制地足以養民民足以承其上千乘之國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充其求贍其欲秦兼萬國之地有四海之富而意不贍非宇小而用菲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語曰庖有腐肉國有飢民廐有肥馬路有餧人今狗馬之養蟲獸之食無用之官不急之作無功而衣食縣官者衆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今不減其本而與百姓爭薦草與商賈爭市利非所以明主德而相國家

也丞相田千秋曰先王之道軼久而難復賢良文學之言深遠而難行非當世所及遂罷議

臣按漢武之世內興奢侈外事四夷於是聚斂之臣用鹽鐵均輸酒榷之法行言利者析秋毫而民不堪命矣昭帝初立霍光為政詔賢良文學之士問民所疾苦而對者首以抑末利興仁義為言而沮於弘羊抵於千秋正論竟不獲伸僅能罷酒榷一事而已然賢良文學之徒分別義利其言有可為後世法者故劉其略著于篇云

唐太宗時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書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上曰朕貴為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多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為私藏卿欲以桓靈待我耶是日黜萬紀使還家

臣按太宗可謂賤貨而貴德矣其曰得數百萬緡不如得一賢才此古今之名言也有天下者宜深體之

德宗在奉天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庫陸贄上疏諫贄時爲翰林學士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故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懼賄之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耳是以務鳩斂而厚帑積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何必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今之瓊林大盈古無其制傳諸耆舊創

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盍
各區分賦稅委之有司以給經用貢獻歸之天
子以奉私求玄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
抵於茲迫乎失邦終以餌寇記曰貨悖而入者
必悖而出豈其明效歟今天衢尚梗師旅方殷
而諸道貢珍遽私別庫竊揣軍情或生觖望夫
國家作事以公共為心者人必樂而從之以私
奉為心者人必咈而叛之為人上者當洒濯其
心奉三無私以壹有衆人或不率於是用刑然
則宣其利而禁其私天子所恃以理天下之具

也捨此不務而壅利行私欲人無貪不可得已
今茲二庫珍幣所歸不領度支是行私也不給
經費非宣利也物情離怨不亦宜乎陛下誠能
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器用取給
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以分下凡在二庫貨賂
盡令出賜有功坦然布懷與衆同欲是後納貢
必歸有司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是乃散小儲
而成大儲損小寶而固大寶也

臣按德宗專利自私非王者至公之體故陸
贄爭焉今剟其略以為世戒

以上論義利重輕之别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二十六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二十七

格物致知之要四（察民情）

泰誓（周武王伐紂作此以誓衆士）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后君也）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

（臣）按武王舉古人之言以明民之常情如此也若君民之分豈以虐我而遂讎之哉然君民之分不可恃而民之常情不可不察

康誥（武王封康叔於衛作此書告戒之）曰天畏棐忱（棐輔也忱誠也）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

不懋懋勉也

臣按此武王勉康叔之辭康叔就封有君人之責故告之曰天命不常雖甚可畏然誠則輔之民情好惡大略可見而小民至為難保然則小民曷為難保邪曰萬事之得或以一事之失而召怨萬人之悅或以一夫之怨而生亂此其所以難保也然康叔往治其國豈有它哉盡汝之心無自安而好逸豫乃其所以乂民也昔之人或以小失而致怨者故不在大亦或以大過而致怨者故不在小怨之

来也非一端其弭怨也無他術惟順所不必順勉所不必勉於人情所忽者一不敢忽焉庶幾其無怨乎始以天與民並言而終獨歸之民者民心即天心也能保小民則能保天命矣

春秋傳穀梁氏曰財盡則怨力盡則懟

臣按此亦言民之常情故聖賢之君輕賦歛而不盡其財省徭役而不盡其力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

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臣按為民上者知有宮室之樂為民者亦欲有居處之安因已之樂而圖民之憂是之謂與民同樂因民之憂而不敢恣已之樂是之謂與民同憂君之憂樂與民同而民不與君同其憂樂者鮮矣故為人君者不以已之樂為樂而以天下之樂為樂不以已之憂為憂而以天下之憂為憂憂如此而天下不歸者未

之有也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
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
毀之矣王曰王政可得聞乎對曰昔者文王之
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
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
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
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王曰善哉言乎曰王
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

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大王妃）聿來胥宇（胥皆也 宇居也）當是時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臣按此亦前章之意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於

鰥寡孤獨孟子以為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故文王先爲以臣致之不虐無告不廢困窮自堯舜已然矣文王治岐之心即堯舜治天下之心也宣王知善孟子之言而自謂不能行者以有好貨好色之累而孟子則以公劉大王之事為言以為人君豈能不事儲峙之富惟能推此心使民亦有餱糧之積可也人君豈能無妃匹之奉惟能推此心使民亦有配偶之安可也夫公劉非好貨也不過居則有積倉行則有裹糧爾而當時之民

居者行者亦皆有以自養而無飢餒之虞可見其與民同欲也大王非好色也不過同姜女以來胥宇爾而當時宫中無怨女民間無曠夫可見其與民同欲也公劉大王與民同欲如此王業安得而不興後世人主私四海之富鉅橋洛口儲粟山積而民無宿昔之糧侈六宫之奉燕姬趙女充盈館籞而民多鰥孤之歎其專欲病民如此禍變安得而不作惟仁聖之君享玉食而憂民之不飽於藜藿對嬪御而念民之不足於室家推此之心行

此之政其庶矣乎
漢文帝時晁錯以賢良對策曰三王臣主俱賢
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
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
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
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爲法
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
人事然後爲之取人以己內恕及人情之所惡
不以彊人情之所欲不以禁人是以天下樂其
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如流水

臣按漢初去古未遠先秦舊聞猶有存者斯言者非錯之言先民之遺言也夫人情之所欲順之則安擾之則危故虞廷君臣相戒必曰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錯之論大抵本此而其敷陳尤詳且盡焉然總其要歸不過數端曰不窮兵不黷武所以全其生也不急征不横歛所以厚其財也不為苛擾之政所以安其居不興長久之役所以養其力也本之以仁行之以恕三王之所謂本人情者如是而已考觀漢文之治雖未盡合古而寬仁安

靜蓋庶幾焉豈錯之對有以發之耶武帝一切反之幾至危亂臣故於錯有取云

唐德宗在奉天朱泚反上幸奉天陸贄上疏謂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羣情之所深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未之有也又曰常違欲以行己所難布誠以除人所病竊聞輿議頗究羣情四方則患於中外意乖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

事不必實上下否隔真僞雜糅聚怨囂囂騰謗
籍籍欲無疑阻其可得乎臣謂宜因文武羣臣
入參之日陛下特加延接親與叙言備論禍亂
之由明示咎悔之意各使極言得失仍令一一
面陳軍務之餘到即引對匹夫片善採録不遺
是乃總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
教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爲
亂䟽奏上無施行贄又言曰立國之要在乎得
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謂人情聖王之
田言理道所由生也時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

所繫必因人情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哉故喻君為舟喻人為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違則沒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則危是以聖人之居人上也必以其心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人從其欲德宗不能從

臣按德宗專己欲而咈天下之情是以致建中之亂陸贄懇懇言之猶弗見聽唐治自是日衰不明之君可與言哉

以上論生靈嚮背之由

詩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天子紂也）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其首章曰采薇采薇薇亦作止（作生也）曰歸曰歸歲亦莫止（莫音暮）靡室靡家（靡無也）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其次章曰采薇采薇薇亦柔止（薇始生而柔）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三章曰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十月）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我

行不来其末章曰昔我往矣楊栁依依今我来
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
知我哀
臣按此商之末造紂為無道夷狄交侵文王
時為西伯以天子之命遣戍役以衛中國非
可已而弗已也而遣行之詩丁寧惻怛曰采
薇采薇以薇為遣戍之期也薇之生戍者始
行薇之柔戍者在行薇之剛戍者將歸歷時
久而歸期緩也曰靡室靡家念戍者之離其
配耦也曰不遑啓居念戍者之不得安其起

居也曰憂心烈烈載飢載渴念戍者以歸期尚遠爲憂而又重之以飢渴也曰我戍未定靡使歸聘念戍者之行役未定無與歸問其家之安否也曰王事靡盬不遑啓處念戍者之勤勞王事不得安其居處也曰憂心孔疚我行不来念戍者之决於死敵憂心雖甚病而此行無歸期也末章又言昔我之往楊柳依依春之中也今我之来雨雪霏霏冬之末也征行之久飢渴之害心傷悲而人莫我知凡此皆戍者之情欝結于中不能以自愬者

文王乃先其未發歌詠以勞苦之如其身之疾疢焉故范祖禹謂於采薇見先王以人道使人至於後世則牛羊而已矣豈不然哉出車勞還杕杜勤歸大抵放此不悉錄云

東山周公東征也征三監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音汝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我徂東山徂往也慆慆不歸慆慆言久也我來自東

零雨其濛濛雨貌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
勿士行枚士事也行陳也枚如箸戰時所銜蜎蜎者蠋桑蟲烝在
桑野烝發語聲敦彼獨宿敦獨處也亦在車下我祖東山
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果臝括蔞
也亦施于宇施延也伊威在室伊威小蟲蠨蛸在户蠨蛸
小蜘蛛也町畽鹿場町畽畦壟也爲麋鹿之場熠燿宵行熠燿螢火不
可畏也伊可懷也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
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鸛水鳥將雨則鳴垤蟻冢也婦歎于
室洒掃穹窒穹窒鼠穴也我征聿至有敦瓜苦敦徒端切
團成之狀瓜苦苦瓜也烝在栗薪謂瓜延于栗木之上自我不見于

今三年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熠燿鮮明也）之子于歸（歸嫁也）皇駁其馬（馬之黃白曰皇駵白曰駁）親結其縭（縭帨也）九十其儀（言多儀）其新孔嘉（新新貌）其舊如之何

臣按此詩凡四章章首必曰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者序其久戍思歸之情閔其歸塗陰雨之苦也我之在東未嘗不曰歸而未可以歸故其心念西而悲今既歸矣裳衣之敝制而新之願今以往勿復從事於行陳之間可也彼蜎蜎者蠋則在桑野

而敦然獨宿者亦在車下此因道途所見而興士之獨處也次章言果蠃之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户町畽鹿場熠燿宵行蓋未歸之時遐想其室空無人荒凉岑寂而蔓生之實延焉小蟲綴焉野鹿游焉固非可畏之物不能不動其懷歸之情也三章言天之欲雨也鸛則鳴于垤婦則歎于室蓋以夫之在行遇雨念之而歎愛之至也洒掃熏鼠以我之征人行且遂至潔除以待望之切也顧見苦瓜繫于薪上因感其夫匏繫於外我之不見

令三年矣觸物興懷無一念之不在也四章言倉庚于飛鮮明其羽此嫁娶之時也之子于歸其馬皇駁有文彩也毋爲結縭送其行也九十其儀儀之多也新婚之喜固可嘉矣舊有室家者相見而喜又何如耶盖男女居室人之至情故一章言其獨宿三章叙其久別而四章又以婚之新舊終焉序詩者曰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可謂得詩之本指矣詩之言我皆周公述歸士之辭士之蘊於其心而不能言者周公盡發之

於言遐想其時上下交孚歡欣感激有不能自已者後世征戍頻繁民病于役則有為詩以刺者曰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曰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此以父子不相保而怨也曰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曰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為期六日不詹此以夫婦不相保而怨也曰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

暇此將率戍役以勞苦而怨也與采薇東山之辭大抵略同然采薇東山上序戍者之情也陟岵諸詩戍者或其家人自序其情也得失之相去顧不遠哉今之世兵農雖分而並邊之民往往或從征役或任轉輸饑渴疲勞之狀慼嗟愁苦之態往往有甚於古者自將帥守牧未聞有過而問之者況得上徹於

九重之邃乎 臣 今列之是編者欲

仁聖之君軫文王周公之念

處宮庭之奧如親臨邊鄙之間恤民之憂如

已之憂則民亦將以上之憂爲憂矣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庶幾乎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七月流火流下也火大火心星六月之昏入於地之南方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九月授衣當流火之時爲授衣之備也一之日觱發一之日十一月也觱發者風寒二之日栗烈二之日十二月也栗烈者氣寒無衣無褐褐毛布也何以卒歲卒終也三之日于耜三之日正月也于徃也耜田器四之日舉趾四之日二月也趾足也謂舉足而耕同我婦子饁彼南畝饁饋也田畯至

喜（田畯田大夫）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載則也陽溫也）有鳴倉庚（黃鸝也）女執懿筐（懿筐深筐也）遵彼微行（遵循也微行墻下小徑）爰求柔桑（爰於也柔桑稺桑）春日遲遲（遲緩也）采蘩祁祁（蘩皤蒿也所以生蠶祁祁衆多也）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女常悲春欲如貴公子之早嫁也）七月流火八月萑葦（預蓄以為曲薄）蠶月條桑（條桑枝落之以取葉也）取彼斧斨以伐遠揚（斧斨所以伐遠枝之揚起者於此亦預備之）猗彼女桑（小而長條曰女桑）七月鳴鵙（伯勞也）八月載績（緝麻之名）載玄載黃（以為祭服也玄衣黃裳）我朱孔陽（朱色光明）為公子裳（以供公上）四月秀葽（草也）五月鳴蜩（蟬也）八月其穫（禾之早穫者）十月

隕蘀（謂木葉隕落）一之日于貉（謂取狐狸皮也）取彼狐狸爲公子裘（同上）二之日其同（同會聚也）載纘武功（纘繼也功事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田獵所取也小豕曰豵大豕曰豜大獸公之小獸私焉）五月斯螽動股（斯螽蝗類）六月莎雞振羽（莎雞如蝗）七月在野八月在宇（屋霤也）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自七月以下皆言蟋蟀自野漸入以避寒）穹窒熏鼠（穹窮也窒塞也熏去其鼠）塞向墐戶（向北出牖墐塗也所以備寒）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改歲大寒將此以處）六月食鬱及薁（鬱棣屬薁蘡薁）七月亨葵及菽（亨煑也葵今之葵菽豆也）八月剝棗（剝普卜反擊也）十月穫稻（稻謂晚收者）爲此春酒以介眉壽（自食鬱以

下皆言養老也七月食瓜八月斷壺瓠也九月叔苴叔拾也苴麻子采荼薪樗荼苦菜樗惡木食我農夫以上皆壯者之食九月築場圃築圃爲場在今猶然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後熟曰重先熟曰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既同言已聚也上入執宮功宮功公室之役晝爾于茅宵爾索綯晝取茅夜作索亟其乘屋亟急也乘升也其始播百穀以播穀在近早修室廬二之日十二月鑿冰沖沖沖沖鑿冰之意三之日正月納于凌陰冰室也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仲春獻羔開冰獻于寢廟也韭新出故薦之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滌掃也朋酒斯饗兩樽曰朋曰殺羔羊躋彼公堂公堂人君之堂稱彼兕觥兕角之觥

萬壽無疆祝其君也

臣按周家以農事開國成王幼沖嗣位周公懼其未知稼穡之艱難也故作此詩使瞽矇歌之宮中此朱熹說庶幾成王知小民之依不敢荒寧蓋與無逸之作同一意也夫農者衣食之本一日無農則天地之所以養人者幾乎熄矣惟其關生人之大命是以服天下之至勞今以此詩考之日月星辰之運行昆蟲草木之變化凡感乎耳目者皆有以觸其興作之思是其心無一念不在乎農也自于耜而

皐趾自播穀而滌場所治非一器所業非一
端私事方畢而公宮之役毋敢稽歲功方成
而嗣歲之圖不敢後是一歲之間無一日不
專乎農也惟夫與婦惟婦與子各共乃事各
任乃役是一家之內無一人不力乎農也織
薄於秋求桑於春躬蠶績之勞以為衣服之
計者無所不至猶恐其未足也于貉為裘又
有以相之食鬱及薁亨葵及菽備果蔬之美
以充耆老之養者無所不至猶恐其未足也
穫稻為酒又有以介之當是時農之所耕者

自有之田也而上之人又從而崇奬勸厲之故斯人亦以爲生之樂而勤敏和悅之氣浹于上下不見其有勞苦愁歎之狀朋酒羔羊升堂稱壽君民相與獻酬忘其爲尊卑貴賤之殊後世之農則異乎此矣已無田可耕而所耕者他人之田爲有司者得無殃害之足矣豈復有崇奬勸厲之意故數來而炊併日而食者乃其常也田事既起丁夫之糧餉與牛之芻藁無所從給豫指收斂之入以爲稱貸之資糲飯藜羹猶不充飽敢望有鹽酪之

味辛曉霜未釋忍飢扶犂凍皴不可忍則燎草火以自溫此始耕之苦也燠氣將炎晨興以出傴僂如豚至夕乃休泥塗被體熱爍濕蒸百畝告青而形容變化不可復識矣此立苗之苦也暑日流金田水若沸耘耔是力稂莠是除爬沙而指爲之戾傴僂而腰爲之折此耘苗之苦也迫垂潁而堅栗懼人畜之傷殘縛草田中以爲守舍數尺容膝僅足蔽雨寒夜無眠風霜砭骨此守禾之苦也刈穫而歸婦子咸喜舂揄簸蹂覓斂其事若可樂矣

而一飽之懽曾無旬月穀入主家之廩利歸貸僦之人則室又垂罄矣自此之外惟釆薪于茅販鬻易粟以苟活而已若夫桑麻種藝蠶績織紝勞苦稱是而皦衣故絮曾不得以卒歲豈不重可哀憐也哉夫農夫紅女之艱勤富室知之者寡矣況士大夫乎士大夫知之者寡矣況貴戚近屬乎貴戚近屬知之者寡矣況六宮嬪御乎近世張栻入侍

經筵因講葛覃之詩言於

孝祖以為周公之告成王見於詩有若七月

見於書有若無逸欲其知稼穡之難與小人之依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於此夫治常生於敬畏而亂常起於驕肆使爲國者每念乎農畝之勞則心不存焉者寡矣何者其必嚴恭朝夕而不敢怠也其必懷保小民而不敢康也其必思天下之飢寒若己飢寒之也是心常存則驕肆何自而生豈非治之所由興也與栻之論最爲懇至臣愚不佞願詔儒臣以今農夫紅女耕蠶勞勩之狀作爲歌詩退朝之暇使人日誦于前且繪畫成圖

揭之宫掖布之處里庶幾
聖心惕然不忘小民之依而六宫嬪御外家近屬亦知衣食所自來勉為勤儉之趨而不狃汰侈之習戒諭守宰勤行勸相毋妄興徭役以奪其時毋横加賦歛以困其力老農之不能自養者籍之有司大夏隆冬賦常平義廩之粟稍賑贍之歲凶賑卹先良農而後游手以示
聖朝重本之意則民將爭趨南畝衣食足而孝悌興矣惟

仁聖垂意焉

君牙（周書篇名穆王命君牙為大司徒作此以誥）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臣按夏而雨冬而寒時令之常也而小民惟曰怨咨者非怨天之雨且寒也小民生生之計無時弗艱而於斯時為尤艱此其所以怨咨也厥惟艱哉非深知民間真切利疚者不能言也為有司者當思其艱而為圖其易者民乃安矣穆王為周六葉天子生深宮之中

而能恫念細民疾苦此孔子所以取於書也
然方是時井地之法未壞有廬可居有田可
食民之艱已若是而况今乎窮閻敗屋窮山
曠野暑雨淋漓茅茨不足以自覆風雪凝沍
楮絮不足以自温平居終歲勤動曾不得穀
其腹隆寒皸瘃罔所營求則坐須窮餓而已
歲雖大穰猶不免此一遭艱險則老弱轉乎
溝壑彊者起為攻剽勢所必然民生之艱莫
甚今日惟
聖明其深軫之

漢文帝十二年三月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辟讀曰闢）歲一不登民有飢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不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殖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淮按三代而後知農民之苦未有漢文若者詔令之下勤勤懇懇然使無實惠以將之則詔令為空文矣惟其方春而豫賜今年之租寬細民之力此其所以為誠於憫農也

唐德宗貞元二年上畋於新店入民趙光奇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今歲頗稔何為不樂對曰詔令不信前云兩稅之外悉無它徭而誅求者殆過於稅又云和糴而實強取之曾不識一錢始曰所糴粟麥納於道次今則遣致京西行營動數百里車摧牛斃破產不能支愁苦如此何樂之有每有詔令優恤徒空文耳恐聖主深居九重皆未知之也上命復其家

司馬光曰甚矣唐德宗之難寤也自古所患者人君之澤壅而不下達小人之情鬱而不

上通故君勤恤於上而民不懷民愁怨於下而君不知以至於離畔危亡凡以此也德宗幸以游獵得至民家值光奇敢言而知民疾苦固當按有司廢格詔書橫增賦斂盜匿公財之罪然後洗心易慮一新其政屏浮飾廢虛文謹號令篤誠信矜困窮伸寃滯則太平之業可致矣釋此不為乃復光奇之家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安得人人自言於天子而戶戶復其徭賦乎

臣按趙光奇之言雖唐世之弊政求之今

日殆有甚焉常賦之誅求粟則展轉增入
有輸一石而其費至三石者帛則沮却換
易有輸一縑而其費逾三縑者和糴之強
取有僅償其半直者有不給一錢者其它
横歛苛征色目如蝟又不與焉是以民雖
遭值豐穰曾無伸眉之樂況艱險乎貪官
黠胥交爲蒙蔽司監牧守不獲盡聞況
朝廷乎民日以瘠吏日以肥而國家元氣
日以朘剥長此不已將有瓦解土傾之憂
惟

仁聖深念焉

後唐明宗問宰相馮道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道曰農家歲凶則死於流殍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者惟農家爲然臣記進士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語雖鄙俚曲盡田家之情狀農於四民之中最爲勤苦人主不可以不知也上說命左右錄其詩常諷誦焉

臣按聶夷中之詩卽臣前所謂豫借收歛之入以爲稱貸之資是也新絲之出以五月而

貸以二月新穀之登以八月而貸以五月此
猶當時之俗也若今則往往貸於半歲之前
矣千錢之物僅得數百或不及其半焉富家
鉅室乘時射利田夫蠶婦低首仰給否則亡
以為耕桑之本迨繭浴於湯禾登於場而責
逋者狎至解絲量穀亟以授之回顧其家索
無所有矣償或未足則又轉息為本因本生
息昔之千錢俄而無倍昔之數百俄而千錢
於是一歲所貸至累載不能償已之所貸子
孫不能償牒訟一投追吏奄至伐桑撤屋賣

妻鬻子有不容惜者矣且人情所望者一稔而歲稔則督逋尤峻竭其廬之入不容錙銖龠合留故昔人謂豐年不如凶年其言似於過激然實農家之真利病也嗚呼民生之艱一至於此上之人奈何胝為當然而弃之恤哉唐明宗五季之君而僉約愛民所謂彼善於此者因馮道之對誦夷中之詩惻然若有所感然未聞當時有所施行則亦徒言而已爾故孟子曰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政也

仁聖之君可不念哉

周世宗留意農事常刻木為農夫蠶婦寘於殿庭

臣按世宗於五季為賢君故能念耕蠶之苦刻木為人朝夕睹之以毋忘細民之艱其視沉溺於富貴之欲一念未嘗及田里者相去遠矣臣是以有取云

以上論田里戚休之實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二十七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二十八

誠意正心之要一 崇敬畏

堯典曰欽明文思欽敬也又曰允恭克讓允信也恭敬也克能也讓遜也

舜典曰溫恭允塞溫恭者和粹而恭敬也塞實也

禹貢曰祗台德先祗敬也台我也言敬德爲天下先不距朕行距違也

詩商頌曰湯降不遲謂應期而生不後也聖敬日躋躋進也升也

大雅曰穆穆文王穆穆深遠之意於緝熙敬止於美也緝續也

熈廣也止助辭

臣按堯舜禹湯文武皆天縱之聖而詩書之叙其德必以敬為首稱盖敬者一心之主宰萬善之本源學者之所以學聖人之所以聖未有外乎此者聖人之敬純亦不已即天也君子之敬自強不息由人而天也聖人之敬安而行之然成湯之日躋文王之緝熈雖非用力亦若未嘗不用其力者盖日躋者進進不已之意緝熈者續續無窮之功此湯文之所以聖益聖也人主而欲師帝王其可不用

力於此乎

曲禮禮記首篇名曰毋不敬毋者禁止之辭儼若思儼端莊貌人之坐思貌必儼然安定辭辭言也安民哉

呂大臨曰毋不敬者正其心也儼若思者正其貌也安定辭者正其言也三者正則無所往而不正天下雖大取之修身而無不足故曰安民哉

臣按曲禮一篇爲記禮之首而毋不敬一言爲曲禮之首蓋敬者禮之綱領也曰毋不敬者謂身心內外不可使有一毫之不

敬也其容貌必端儼而若思其言辭必安
定而不遽以此臨民民其有不安者乎此
章凡四言而脩身治國之道略備其必聖
賢之遺言與

表記禮記篇名君子莊敬日彊安肆日偷

臣按程頤之說以爲常人之情纔檢束則日
就規矩纔放肆則日就曠蕩學者猶爾況於
人君處宮闈之邃極貴富之奉儻非以莊敬
自持凜然肅然如對神明如臨師保其不流
於放蕩者幾希彊與偷主心志而言莊敬則

志立而日彊安肆則志惰而日偷彊則毅然
以進德脩業自任視天下之善無不可為者
雖天行之健亦思企及一或偷焉則視蔭苟
安惟知燕嬉虞樂而已趙武晋卿爾一有偷
心事功遂以不竟況人君乎 臣因推衍其說
以為溺心安肆者之戒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
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
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臣按孔子荅子路之問其言雖甚約其理則

極至而無餘蓋自堯舜以來世相傳授惟此一敬臣既列之於前矣至若禹之征苗曰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啓之伐有扈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武王之數紂曰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夫堯舜禹湯文武天下之大聖也苗扈商辛天下之大惡也而其所以為大聖大惡之分者敬與弗敬而已君子之為君子其能外是乎子路未知而復問故孔子再以安人安百姓者言之蓋修已非求於安百姓而百姓自安理之必然無

可疑者然此脩身極至之驗也故雖堯舜猶病其難曾謂子路而易之乎異時子思作中庸亦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程頤推明之曰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聰明睿知皆由此出惟

聖明之主深體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以上論脩己之敬

臣按自漢以來世之諸儒未有深知敬之為義者惟程頤有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曰整齊嚴肅則心自一而朱熹又為之箴

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它其適此四言釋無適之義不貳以二不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此釋主一之義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此二言箴之綱領一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疇亦斁九疇謂洪範九疇也斁敗也嗚呼小子念哉敬哉

墨卿司戒敢告靈臺敬之為義至是無復餘蘊有志於聖學者宜熟復之

舜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在察也璿珠也七政日月五星）

臣按璣衡正天文之器今渾天儀是也舜方歷試之時納于大麓（納入也大麓大山林麓也）而烈風雷雨弗迷矣（弗迷錯也）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矣逮茲即位猶懼己之未當天心爲察璿璣以揆日月五星之運其循軌邪是天之與我也其失度邪是天之警我也正如人子之事親候伺顏色惟恐一毫少咈於親心此大舜事天

之敬也

皐陶謨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叙次也勑正也惇厚也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秩品秩也庸常也同寅協恭和衷哉寅敬也協合也衷心也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懋勉也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上謂天下謂民敬哉有土

臣按帝王居天之位其所職無非天之事者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典其別有五天之所叙也待我而厚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

友之禮其別亦有五天之所秩也自我而不失其常其可不敬乎寅與恭皆敬也君臣一心恪奉天職是謂之和衷有德者天之所命也五服之章則在我有罪者天之所討也五刑之用則在我其可不敬乎大而命討之政小而命討之事勉之又勉是亦敬也天之聰明在民天之明威在民民心所在即天心也天人一理通達無間有民社者其可不敬乎此皐陶之告舜者如此隆古君臣之間講論政治無一事不本於天無一事不主於敬眞

後王所當法與

伊尹作太甲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先王謂湯也顧謂常目在之諟是也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祇敬也肅亦敬也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

臣按此太甲不惠于阿衡之時也惠順也阿衡伊尹之號故尹作書以湯之所以敬天者告之夫天之明命至可畏也常人視之邈乎幽顯之隔聖人視之瞭然心目之間故常常瞻顧而不敢斯須間斷惟恐已之所爲少咈天意則明命去之推此一心於天神地祇社稷宗廟無

不祗肅天視成湯之德如此故大命集焉俾任撫安萬方之責湯惟敬天天亦眷湯曰顧曰監可見天人之交至近而非遠也嗚呼為人主者奈何不敬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配合也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監視也

臣按此太甲悔過思庸之後也伊尹猶恐其持守之未篤則儆之以三言使知天道之無私親惟敬則親民心之無常懷惟仁則懷鬼神之無常享惟誠則享而終之以敬德之一言盖敬則仁不敬則私欲賊之而不仁矣敬則誠不敬則私欲雜之而不誠矣曰誠曰仁何所用力惟敬而已夫有德則必治與治同道則必興成湯之敬德至與天合太甲其可不與之同道邪能與湯合則亦與天合矣斯言也豈獨為太甲謀萬世人主皆當取法

伊尹作咸有一德曰嗚呼天難諶（諶信也）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又曰惟吉凶不僭在人（僭差也）惟天降災祥在德

臣按此伊尹將告歸之時也太甲處仁遷義伊尹之責塞矣猶慮其德之未一故以斯言儆之曰天難諶者謂今日而善則福之明日而淫則禍之難必信也曰命靡常者有德則歸于我無德則去而之人無定在也吉與祥爲類德之吉則祥應之凶與災爲類德之凶則災從之天雖難信然常厥德者必保厥位

乃所以為可信也命雖靡常然有言德者必降祥乃所以為有常也

召誥成王命召公相宅因作誥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邦殷之命紂殷王長子元長也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休美亦無疆惟恤恤憂也嗚呼曷其奈何弗敬又曰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疾速也又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所居處也我不可不監于有夏監視也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

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
德乃早墜厥命又曰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
生自貽哲命哲智也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
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
之用祈天永命祈求也永長也又曰上下勤恤其曰我
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替廢也
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臣按召公一誥丁寧反復老臣事少主惓惓
之心也始則謂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大邦殷
之命蓋紂元子也殷大邦也其命若未易改

而天遽改之豈不可畏也哉次言今王受命
雖有無窮之美亦有無窮之憂盖以天命之
靡常而去留之難必此其為可憂也既又舉
夏商言之謂其既服受天命矣其歷年之永
不永我皆不敢知所可知者惟不敬厥德迺
早墜厥命此則灼然不誣者也既又以生子
喻之凡人之生子其明智其壽考皆定於初
講學則明愛身則壽今王受命之始亦猶子
之初生况肇卜新大邑而居之是又一初也
天之命以哲命以吉凶命以歷年皆自今日

始其可不謹乎既又曰王惟德之用祈天永命夫天命至公不可以求而得也今曰祈天永命何哉蓋一於用德乃不祈之祈也然天命至重必君臣同德然後可保故曰上下勤恤恤即所謂無疆之恤也上下一心勤而憂之則夏商之歷年庶乎其可冀矣末則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命在天於小民乎何與蓋天無心以民為心者也一篇之中言敬者凡七八曰嗚呼曷其奈何不敬曰王敬作所曰不可不敬德曰王其疾敬德言之諄望之切

臣故曰此老臣惓惓之心也異時成王饗百年之壽而周家卜世過於夏商然後知召公之言眞有補於周室

文王（大雅篇名）文王受命作周也其一章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不顯顯也）帝命不時（不時時也）文王陟降（陟升也降下也）在帝左右又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假大也）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麗數也十萬為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又曰無念爾祖（無念念也）聿修厥德（聿述也）永言配命（配合也）自求多

福又曰殷之未喪師師衆也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駿大也又曰命之不易無遏爾躬遏止也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虞度也上天之載載事也無聲無臭儀刑文王儀法也刑亦法也萬邦作孚孚信也

臣按此詩周公所作舉文王之事以戒成王也首章言文王在上其德之昭明上徹于天與之為一周之有邦自后稷公劉以來綿歷千載可謂舊矣惟文王與天同德故天錫以維新之命焉有周不顯蓋言其甚顯也帝命不時蓋言其甚時也詩人之辭類如此德既

顯矣命既時矣然文王一陟一降常若在上帝之左右而未嘗少間此所謂之德之純也四章言穆穆哉文王緝熙其敬純亦不已故大命集焉夫以商之孫子其數不止於億然天命既歸于周商之孫子亦皆侯服于周周固嘗臣商矣今乃反臣於周可見天命之靡常也故五章之首申言之又呼王之藎臣而告之曰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乎藎臣者忠誠篤至之臣周公言之欲其申戒于王也六章又言欲念文王惟在述脩其德而已能脩

德則可以長配天命而福祿自來矣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商自求禍周自求福天何容心其間哉方有商未失衆之時盖嘗克配上帝矣今其子孫乃至於是宜以為監而自省焉則知天命之難保矣末章又謂命之難保毋使僅及爾躬而止周至成王再世爾周公已憂其命之不延而欲成王布昭善問而度商之所以失天命者盖傳誦衆言然後知商之所以亡知商之所以亡則知周之所以興矣讀毋遏爾躬之一語至今猶使人

凛然震懼況周公親言之而成王親聽之乎亦猶堯之告舜曰天祿永終也以後世言之必且謂此不祥之語而古者君臣更相告戒不諱危亡如此斯其所以不危亡也篇將終乃斷之曰凡欲配命者當法天然天無聲臭可求惟法文王則合乎天而萬邦所以信服也文王之詩七章蓋周公親筆後之王者欲保天命所宜列之屏幛書之簡牘晝讀而夜思之則將若上帝之實臨其上雖欲斯須之自放有不可得惟

聖明其深念之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去聲命武王也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忱信也不易惟王天位殷適紂殷之正嫡使不挾四方挾謂挾而有之其二章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翼翼恭順貌昭事上帝聿懷多福懷來也厥德不回回違也以受方國其末章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臣按明明在下指君德而言赫赫在上指天命而言君有明明之德則天有赫赫之命矣觀赫赫在上之言則其威明可畏曾不違咫

尺之間此天之所以為難忱而為君之所以不易也以商紂言之所居之尊則天位所傳之正則殷適一旦失道雖欲挾四方而有之有所不能此與召誥皇天改厥元子之命同意皆所以深警成王也既言商紂之失又言文王之得謂其小心恭順以昭事上帝遂能懷來百福由其德不違於天故天使膺受四方之國此又所以深勉成王也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此言武王以諸侯伐紂衆寡不侔所恃者上帝之臨而已汝者武王自謂也商紂

無道天命討之其可以彊弱貳其心乎此二言也雖爲伐商而發然玩其辭則若上帝實臨其上人主而能時時誦味則非心邪念自當潛弭於冥冥之中矣豈小補哉

敬之（周頌篇名）羣臣進戒嗣王也（嗣王成王）敬之敬之天維顯思（顯明也思語辭）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士與事同）日監在茲

臣按成王即政之初羣臣進戒首以敬天爲言蓋帝王所當尊者莫如天所當從事者莫如敬故重言以求其聽夫天道甚明不可欺

也天命惟艱不易保也昧者徒曰高高在上
不與人接而不知人君一升一降於事爲之
間天之監視未嘗一日不在此也豈可忽哉
當時羣臣之學以格心爲主故其言純粹如
此人主宜深味之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伊嘏文王既右享之我
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臣按此即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
上帝者也此頌作於成康之時古人謂受福
曰嘏夫既受福於文王而享吾之祭矣然豈

敢自滿恣必也夙興夜寐亹亹怵惕畏天之威於是以保其天命爾後世人主一行郊祀明堂之禮類多然有矜大之心如漢武諸詔是也其視我將之頌可愧多矣

板（變大雅篇名）凡伯刺厲王也（厲王周無道之君凡伯其臣也）其卒章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渝變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爾猶王而言出王出入往來也）昊天曰旦（旦亦明也）及爾游衍（衍猶逸也）

臣按迅雷烈風之屬天之怒也日食星變之類天之渝也人君爲天所子其事天如事親

然親之容色少有不懌人子當痛自咎責敢有輕忽傲慢之意邪天之變異有少失常人君當深自戒懼敢為戲豫馳驅之失耶易之洊雷震曰君子以恐懼修省孔子於迅雷烈風必變而記禮者亦曰若有疾雷迅風甚雨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古之人主於日食星變之類必減膳撤樂或責己求言凡皆所以示敬也然天道昭明凡人君出入往來之頃優游暇逸之時天之監臨無乎不在又不待變異失常然後當知警也吁此文王在

帝左右之事而凡伯迺以刺厲王古之忠臣不敢謂君不能類如此惜厲王之終不悟也

以上論事天之敬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二十八